

唐人出使吐蕃的诗史

——论吕温使蕃诗

余恕诚 郑传锐

内容提要 唐代赴吐蕃使者,只有吕温使蕃期间的诗歌保存了下来,共 12 首,内容与形式丰富多样,通过纪事、写景、抒情,将唐朝使蕃人员的经历遭遇,青藏高原的景物气候,以及河湟汉族遗民和吐谷浑部落的处境与愿望一一呈现在笔下,文献和文学价值都很高。本文在探讨吕温民族思想的基础上,联系吕温使蕃的历史背景,发掘其使蕃诗的“诗史”意义。

关键词 吕温 吐蕃 出使诗歌

唐代中原王朝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有非常密切的接触交往。除战争、和亲等方式外,互派使者无疑是双方化解矛盾、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据统计,从唐太宗朝到宣宗朝,双方使者往还 290 多次,其中蕃使 180 余次,唐使 100 余次。^①往返使节虽多,但他们的相关著作,在诗歌方面,只有吕温的作品保存了下来。因其以诗歌的形式纪事、写景、抒情,将唐朝使蕃人员的经历遭遇,青藏高原的景物气候,以及河湟汉族遗民和吐谷浑部落的处境与愿望一一呈现在笔下,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但学术界对吕温诗的认识和研究很不够。仅有吴逢箴先生于 1998 年发表的《吕温出使吐蕃期间诗论》一篇专题论文^②。而由于吕温使蕃诗内容多,涉及面广,此文能谈到的问题毕竟有限,难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为此,本文拟对吕温使蕃诗作系统梳理,发掘其诗史价值。有关吕温诗中地理和人事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与吴文有分歧之处,亦略作辨析。不妥之处,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吕温的民族思想

吕温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少时即从族兄吕皋学《春秋》,20 岁左右又师从著名的《春秋》学者陆质、古文家梁肃。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及第,次年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贞元十九年任左拾遗,与后来从事永贞革新的韦执谊、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友善,王叔文视吕温为奇才。贞元二十年三月吐蕃向唐报牟尼赞普之丧,五月,33 岁的吕温“以奇表有专对材”应选为吊祭副使,随正使工部侍郎张荐前往吊唁,行至赤岭东乞辟驿,张荐病逝,吕温代其完成使命。吕温至吐蕃,适逢德宗卒,顺宗继位,“吐蕃以中国

^① 参见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中国藏学》1990 年第 3 期。

^② 该文刊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 年第 1 期。

丧祸,留温经年。”(《旧唐书·吕温传》)永贞元年(805)秋吕温始归长安^①。

吕温生活的时代,唐王朝内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威胁,为了拯救唐帝国的危机,士大夫中间儒家思想复兴,吕温所师之陆质、梁肃就是当时儒学的代表人物。吕温接受了陆质“生人为重,社稷次之”(吕温《祭陆给事文》)的民本思想,希望通过改革弊政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面对当时唐与四邻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吕温非常关注,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云:“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某愿学焉。”可见吕温少时即将“正华夷”作为其学习《春秋》的目的。唐代安史之乱由出身少数民族的边将安禄山、史思明发动,乱后,安史的余党仍割据河北的地区,而吐蕃和回鹘则在边疆频频进扰,故而尊王攘夷、强调华夷之防的儒学思想,在士大夫中间产生广泛影响。吕温“正华夷”的主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登少陵原》诗云:“早欲献奇策,丰财叙西戎。”“叙西戎”之“叙”,是使之有序的意思,“叙西戎”亦即“正华夷”。又,其使蕃归来后给已故的都督秦州诸军事、兼秦州刺史刘潼所写的《刘公神道碑铭》,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赞扬刘潼致力收复河湟的报国精神,正是因为刘潼与吕温有着共同的捍卫华夏、收复河陇的思想和节操。而吕温出使吐蕃则是给了他践行自己主张的机会。

吕温使蕃的背景及出使期间的诗歌创作

吐蕃于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乘唐帝国之危攻取河西、陇右等地,甚至一度攻陷长安,建立傀儡政权。唐蕃间战斗不断,德宗即位,示以和好,建中三年(782)双方会盟于清水,唐朝做出让步,实际上承认了吐蕃对河湟地区的统治权。但这并没有换取和平。贞元三年吐蕃以与唐朝在平凉举行会盟的名义行诈,杀死唐朝方面参与会盟者数百人,劫走千余人。自此连年入寇。六年,陷安西、北庭都护府,西域亦为其所有。对此,唐朝采取了连结大食、回鹘、南诏环攻吐蕃的策略,使其大受挫折。贞元十九年五月,吐蕃使论颊热来朝,唐蕃中断十五年的外交关系到此得以恢复。张荐、吕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次年出使吐蕃的。二十年五月中旬张荐出行前,朝官赋诗送别,今存权德舆、刘禹锡诗各一首。权德舆《送张曹长工部大夫奉使西蕃》云:“殊邻覆露同,奉使小司空。……故地山河在,新恩玉帛通。”刘禹锡《送工部张侍郎入蕃吊祭》云:“饰终邻好重,锡命礼容全。”两诗写唐蕃彼此示好,礼节周全,表明张荐、吕温出使的目的是睦邻友好,化干戈为玉帛。

吕温副张荐出使及滞留吐蕃期间共作诗12首,表4篇,回京后有诗2首、文2篇提及此次出使,被贬道州期间,又有3诗涉及此次出使。现将吕温使蕃经过及出使期间诗文,按时间顺序列表附于文后。其所作表章,有自己上朝廷的,也有代人作的,诗则包括抒情、写景、唱和、送别、寄远、赠答等多种类型。其蕃中体验,除见于当时所作诗文外,归朝以后,相关作品亦屡有涉及。这是一次出使吐蕃过程中以多种文体存留下来的相当完整的文献记录。

^① 吴文于出使时间与归来时间均有误。因学术界对吕温出使与回归时间已有认识,此处不具论。

使蕃的诗史与心史

吕温使蕃诗内容丰富,真切感人。首先,以亲见亲闻真切地反映了吐蕃统治下的汉族遗民以及吐谷浑部落的痛苦生活与渴望回归唐朝的愿望。

中唐时期,河、陇及安西、北庭尽皆没入吐蕃,这些地区的百万汉人都在吐蕃的统治之下。曾从事西北边镇的吕温同时代人沈亚之云:“自瀚海已东……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聚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及霜露既降,以为岁时,必东望啼嘘。其感故国之思如此!”^①这种情况在吕温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其《题河州赤岸桥》云:

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钟受恩者,谁怜被发哭东流。

首句谓已行至河州赤岸桥,次句谓“遗老”闻使者之来,在桥头相依而待。后两句讽当时边将。“歌钟受恩者”^②指生活骄奢,身受皇恩的边将,他们养尊处优,有谁怜惜披发左衽的遗民,想要收复失地呢?吕温的责问,极有针对性,当时边将晏安享乐,养寇固恩,并非个别现象,稍后的元稹在《西凉伎》中说“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可与吕诗互证。又如《经河源军汉村作》:

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作汉村。樵采未侵征虏墓,耕耘犹就破羌屯。金汤天险长全设,伏腊华风亦暗存。暂驻单车空下泪,有心无力复何言。

诗的前六句写河源遗民对汉家征虏墓、破羌屯的依恋与护卫,其地有利于用兵的险阻依然存在,民间华夏之风亦暗暗存留。后两句写面对遗民渴望恢复之情,自己有心无力,单车经过,只有驻马垂泪而已。这首诗,亦可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有关作品互证,如元稹《缚戎人》写没蕃汉人“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白居易《缚戎人》“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皆与吕诗所写相近。但元白诗出自传闻,与吕温之亲见亲闻,具有切身感受,在真实性、具体性和情感的力度上,还是有差别的。

吕温诗还反映了吐蕃奴役下的吐谷浑人的心情。吐谷浑本来在青海地区建有自己的政权,它处于唐与吐蕃之间,是唐蕃间的军事缓冲地带。唐初,太宗与之和亲,它成为唐王朝西部地区重要藩属国之一。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为吐蕃所灭。其后吐谷浑部落不仅要为吐蕃服兵役,还要缴纳沉重的赋税。吕温《蕃中答退浑词二首》题下自注云:“退浑种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撻。有译者诉情于予,故以此答之。”按吐谷浑,唐人亦称之为退浑。诗云:

① 沈亚之:《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全唐文》卷七三四,第758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歌钟,指用餐时鸣钟奏乐。梁戴嵩《煌煌京洛行》:“挥金留客座,饌玉待钟鸣。”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十一月》:“挝钟高饮千日酒”。

退浑儿,退浑儿,朔风长在气何衰。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
退浑儿,退浑儿,冰消青海草如丝。明堂天子朝万国,神岛龙驹将与谁。

两诗据“冰消青海草如丝”所写的季节,当作于吕温归朝途中。第一首“朔风长在”,指吐谷浑仍然保持着北方游牧民族那种精神气质(吐谷浑本是慕容鲜卑的一支,自河朔地区迁徙而来)。“气何衰”,河朔的剽悍之风尚在,但为什么志气如此衰落受制于他人呢?竟然以“万群铁马”,屈从于奴虏(指吐蕃)。要知道强弱由人,不要徒然感慨时运不济。诗人希望他们奋力自救,而不要志消气短,空为叹息。第二首以冰消青海写出严冬过去,高原复苏的景象,说此时唐朝天子作为“天可汗”受万国朝拜,那么你们神岛所产“龙驹”应献谁呢?暗示其应回归唐朝。两诗委婉讽劝,表现了诗人对吐谷浑部落的同情与期待。

其次,吕温以自己的感受见闻,写了此前诗歌中未曾见到的青藏高原的气候和自然风光。一些诗中写了青藏高原上充盈的日光、月光与阴云、飞雪等等,而最为重要的一首,则是《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

纯精结奇状,皎皎天一涯。玉嶂拥清气,莲峰开白花。半岩晦云雪,高顶澄烟霞。朝昏对宾馆,隐映如仙家。夙闻蕴孤尚,终欲穷幽遐。暂因行役暇,偶得志所嘉。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舅甥国,谁道隔流沙。

此诗吴逢箴先生对作于何时何地的解释都是错误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四云:“临番城在(西宁)镇南。……大中四年,吐蕃鄯州刺史尚婢婢遣兵据临番城,拒叛将论恐热于白土岭。”又,“白水城在临番西六十里。”吴先生据此加以改造杜撰,变为直接出自《读史方舆纪要》的两句引文——“临蕃城附近有白土岭,临蕃西六十里有白水城。”然后断言:“白水山实际上就是白土岭”,其牵强附会显而易见。吴文又说:“诗是‘进藏途中路过青海时写的。’”“吕温等人可能是在白水城的吐蕃宾馆暂歇时,趁暇日去观赏白土岭的雪山景色。”按:吕温等进藏途经青海正是正使张荐患病和去世之时。使团遭此不幸,吕温等不可能违背常情去吟咏风光,赋诗唱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题所点明的与吕温唱和的周十一郎中的身份。郎中地位尊贵,为五品官,而吕温此次是以从六品下的侍御史身份(参见附表)为副使,这样周十一郎中即不可能充当副使以下的成员随使团一路入蕃。合理的解释是,周应为唐朝方面另一使团的成员,与吕温等同被蕃方安置于逻些宾馆。因而,他们有可能相聚宾馆,赋诗唱和。按唐蕃交聘礼仪,张荐、吕温等既为入蕃吊祭使,则唐朝方面随后应派出给继位赞普加册命的使团。又,吕温等出使后,唐朝廷发生一系列大事:德宗崩、顺宗继位,等等,都需要通报吐蕃,则继吕温等之后赴蕃使节当有多起。吕温为其代草贺顺宗登极的孔侍郎(见后附表)即无疑属于其他使团成员,周十一郎中当亦如此。吕温使蕃诗中有五首诗题标明作于“别馆”的,《文苑英华》以及“四部丛刊”本《吕和叔文集》多作“列馆”。咏白水山诗题中的“别馆”,《文苑英华》即作“列馆”。列馆意为高大阔敞的客舍,亦决

非途中驿站,而应是吐蕃设在逻些城供接待外邦使节的大型宾馆。总之,吕温咏白水山,不可能在赴藏途中,白水山更不可能是名称与之明显不同的青海境内的白土岭。吕温等此次出使,是给吐蕃去世的君主吊丧,其所去目的地必然是吐蕃首府逻些。他们在逻些宾馆羁留数月之久,其后被吐蕃安置于此宾馆的,还有唐朝方面其他使团成员。唐代的逻些,今天的拉萨,是“一水穿城过,三山镇市内”。^①“朝昏对宾馆”的白水山,今天尽管在史地文献中无考,但其山必在逻些别馆附近。诗中所写之景,与盛唐时岑参等人赴天山地区所写的景象不同,天山之雪,是全部冰封雪裹,而西藏高原是垂直型地貌与气候,同一山体,随海拔高度不同,会呈现不同的季节特征与景观。“玉嶂拥清气,莲峰开白花。半岩晦云雪,高顶澄烟霞”,山嶂间拥着青霭,山峰开着雪莲,山半腰云雪晦暗,山顶上却是烟霞澄明。山顶与山腰随着海拔高度不同,景象各异。这是盛唐边塞诗未能写到的地域。在以诗歌赞颂祖国山河景物方面,是重要的开拓。

吕温使蕃诗还涉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提供了蕃汉交往与摩擦过程中的历史细节。吕温《临洮送袁七书记归朝》(自注:时袁生作僧,蕃人呼为袁师)云:

忆年十五在江湄,闻说平凉且半疑。岂料殷勤洮水上,却将家信托袁师。

据此诗及其题下注可知,吕温在临洮遇到了平凉盟会中被吐蕃劫持的袁同直(参见附表下注),此时袁同直已入释为僧,得以从吐蕃归朝,吕温赋诗送之。十七年前,亦即吕温十五岁的时候,听说吐蕃平凉劫盟半信半疑,岂料十七年后,自己作为入蕃使者,遇到当年被劫者,以僧人身份还朝,这是多么真实而又具有偶然性和戏剧性的历史细节!史书只记载了袁同直作为会盟副使崔汉衡的掌书记参加盟会^②,而未曾交代其落蕃后的情况,这首诗则说出了他的下落,弥补了史书的缺失。吐蕃自七世纪中期后,佛教大行,僧人地位高。唐朝士人陷蕃,有的借佛教以自我保护,如与袁同直同在平凉会盟中陷蕃的路泌“在绝域累年,栖心于释氏之教,为赞普所重,待以宾礼。”(《旧唐书·路随传》)联系此诗题下注:“时袁生作僧,蕃人呼为袁师。”可见袁同直也同样如此。他是以入释为僧取得蕃人尊重,并得以归朝。这样,这首诗便为民族关系史和宗教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其中显现出佛教在唐蕃两家文化和人事沟通上所起的特殊作用。

除上述内容外,吕温使蕃诗作为文学作品,在描写记述有关风土景物和人事的同时,还反映了他们所受的待遇与生活起居情况,写了出使过程中的心境和种种情感体验与变化,可以视为其往来蕃汉之间、羁留蕃中的心史。如反映使途中酬恩报国的心情:“但示酬恩路,浮生任转蓬。”(《青海西寄窦三端公》)从蕃中回至陇右,有感生还故国,却又愧疚未能为国出力的心情:“穷泉百死别,绝域再生归。……酬恩有何力,只弃一毛微。”(《蕃中拘留岁余回至陇右先寄城中亲故》)还有如上文述及的面对河湟遗民,有心无力的痛苦,等等。又从吕温诗中可见,他们被安置于宾馆,可以欣赏景物,赋诗唱和,亦有诗文回寄朝中,

^① 《拉萨赋》,载《光明日报》2010年3月29日。

^② 见《旧唐书·吐蕃传》,卷一九六,第525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行动自由,所受待遇尚好,但其留藏时间毕竟过长,因而诗中还曾多次写到羁留难回的孤独和愁苦,如《吐蕃别馆月夜》:

三五穷荒月,还应照北堂。回身向暗卧,不忍见圆光。

写因月圆而思家,心情愁苦,转身向暗而卧。再如《吐蕃别馆中和日寄朝中僚旧》:

清时令节千官会,绝域穷山一病夫。遥想满堂欢笑处,几人缘我向西隅。

歆羡朝官节日欢会,感慨自己困处穷山绝域。这种以在朝官员的欢乐,反衬自己孤独的诗作,还有《吐蕃别馆卧病寄朝中诸友》等篇。

应该说,吕温羁留吐蕃期间有孤苦之感是很自然的。蕃汉之间彼此猜疑,长期间稽留别馆,未获蕃方按时发遣归朝,加以路途遥远,气候恶劣,身患疾病,都难免令人心情沉重。但有关吕温在蕃中的情感表现,旧史的说法未必可信。《旧唐书·吕温传》说:“时王叔文用事,故与温同游东宫者,皆不次任用,温在蕃中,悲叹久之。”说者根据这段史文,认为吕温诗中抒发的愁情,即是怨其不能与王叔文一起升迁^①。实际上德宗崩、顺宗继位的时间为贞元二十一年元月,其时吕温远在逻些,非短期即能获得信息。吕温撰写《代孔侍郎蕃中贺顺宗登极表》说贞元六月十六日唐入蕃告哀使方至别馆,表中形容身处吐蕃的情形是“天临日照,而别处幽阴,雷动风行,而兀为聋聩”。据此可以推知,此前吕温对顺宗继位、王叔文用事,亦不可能获得准确信息。正因为吕温在蕃中与永贞革新未有牵连,回朝后才非但不受贬斥,且由侍御史升为户部员外郎(从六品上)。所谓吕温因不能随王叔文攀升而悲叹,当是史家站在反对永贞革新立场上的推想与贬损之辞。尽管如此,吕温在吐蕃因羁留患病而以诗抒写愁情,也只是部分篇章,其蕃中诗仍有心怀开朗乃至乐观豪迈之作。前引《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即颇具代表性。诗不仅描写了白水山的瑰奇特异之景,而且抒发了“夙闻蕴孤尚,终欲穷幽遐”,想要更深入地探究边远之地景物的兴致。对于白水山,诗人并不把它看作域外异方之地,而是认为“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舅甥国,谁道隔流沙。”称当代为“明时”,将唐蕃两家,仍然视为“舅甥国”的关系。又认为舅甥之间疆土相连,不会为流沙所隔,既为风景胜地,即属于中华之境。这显然是以《蕃中答退浑词》那种“明堂天子朝万国”的气概和信心来看待大局。

别馆病卧,固然情怀愁闷,但当送同僚归朝时,却又是一番心境。《吐蕃别馆送杨七录事先归》云:

愁云重拂地,飞雪乱遥程。莫虑前山暗,归人正眼明。

题中点明“先归”,当是使团与吐蕃方面已议定归期,而由杨七录事先行报知消息。诗

^① 见前引吴逢箴《吕温出使吐蕃期间诗论》第三节。

以短促的节奏和五言短章写阴云拂地,遥程飞雪,但归朝人却不虑前山为云雪所暗,兀自觉得眼明。诗的前三句为末句作势,以“莫虑”二字作转,突出“归人”的喜悦和乐观。其格调之昂扬,可与盛唐诗人高适的名篇《别董大》相比。

正因为吕温在蕃中不是沉溺于忧愁,有对大局的总体把握,有开朗乐观的一面,所以部分诗中虽或表现出无力无奈、孤单寂寞,但那是客观情势使然,属于羁留中身心受困的正常反应,如其在道州诗中所云,是“沉火在灰”(见下引),它绝不会为冷灰所湮灭,其情感并不是导向软弱和颓丧,而是在艰难之中获得磨炼和激励。吕温被贬道州期间作有三首与其出使相关诗歌,《道州感兴》:“七年天下立,万里海西行。”将海西之行看作其入仕后“立天下”的标志^①,又如《道州月叹》(自注:追述蕃中事,与道州对言之):

别馆月,犁牛冰河金山雪。道州月,霜树子规啼是血。壮心感此孤剑鸣,沉火在灰殊未灭。

《风叹》:

青海风,飞沙射面随惊蓬。洞庭风,危樯欲折身若空。西驰南走有何事,会须一决百年中。

被贬道州是吕温仕途上受到的最大打击,两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诗中把“蕃中事”与“道州事”对举,表现的是沉痛中的奋发,“绝境”中的执着。作者皆是以这种逆境自励,而非消沉。总之,吕温使蕃诗的情感内容是丰富多样的,反映了吕温作为使者的多方心理感受,种种心理感受与诗中的纪事成分相结合,属于唐蕃交往诗史中的“心史”。

吕温出使诗在唐代诗史上是独有的,但它并非绝响。到宋代,宋金之间的使者交聘留下了大量使金诗。对照宋代使金诗,我们可以看到吕温诗对宋人的影响,如范成大使金所写《州桥》诗云: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此诗与吕温《题河州赤岸桥》绝似:体裁皆为七言绝句,故事都发生在“桥”上,都写了汉族遗民迎接使者的场面,表现了遗民渴望回归故国的愿望和作者沉痛的心情。看来,或是范成大受到吕温诗的直接启发,或是吕温和范成大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出使外邦使者,有着非常近似的感受。但无论如何,我们从这种近似中,能看到这类堪称“诗史”之作的巨大艺术感染力。

^① 吕温于贞元十四年中进士,到贞元二十年,恰为七年。

附 吕温使蕃经过及作品一览表

时间	地点	诗文名	事件或涉及人物	材料依据
德宗贞元二十年(804)五月月中旬	长安		此月乙亥(二日)张荐、吕温受命。中旬出发。权德舆、刘禹锡赋诗送张荐。同行者有薛伾等。	《旧唐书·德宗纪》《册府元龟》卷 980、《全唐诗》卷 323、卷 362
贞元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凤翔	《谢章服表》	吕温转侍御史,中使薛文珍来宣命,并同行。	左文、《旧唐书·吕温传》
贞元二十年六月十四日	清水县西		吐蕃舍人郭至崇来迎。	吕温《代都监使奏吐蕃事宜状》
贞元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五日	渭州薄寒山西,“去蕃帅帐幕二十里”	《代都监使奏吐蕃事宜状》《代张侍郎起居表》	六月二十一日张荐、吕温等至薄寒山西,二十三日见吐蕃尚绮里徐、拨布、论乞心热,宣旨赐物,尚绮里徐等固请薛文珍、薛伾领蕃使归奏事;张荐作书与权德舆。七月五日后薛文珍、薛伾领蕃使回朝,张荐、吕温等继续前行。	左两文、权德舆《张工部至薄寒山下有书,无由驰报,轺车之至,倍切悲怀》(《全唐诗》卷 326)
使途中(贞元二十年七月五日后,至本年终)	临洮	《临洮送袁七书记归朝》(自注:时袁生作僧,蕃人呼为袁师)	遇袁七书记(袁同直 ^①)托其捎带家信。	左 3 诗诗意
	河州赤岸桥	《题河州赤岸桥》	遗民	
	鄯州河源军汉村	《经河源军汉村作》	遗民	
	张荐病卒于赤岭东纥辟驿			《旧唐书·张荐传》等
	青海西	《青海西寄窦三端公》	窦群	左 6 诗诗意

① 参见岑仲勉《唐人行第录》第 96 页,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时间	地点	诗文名	事件或涉及人物	材料依据
贞元二十年冬至二十一年上半年	逻些（今拉萨）吐蕃别馆	《吐蕃别馆中和日寄朝中僚旧》	寄诗朝中僚旧。	左 6 诗诗意
		《吐蕃别馆卧病寄朝中诸友》	卧病 , 寄诗朝中友人。	
		《吐蕃别馆月夜》	思乡。	
		《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	与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唱和。	
		《吐蕃别馆送杨七录事先归》	送杨七录事归朝。	
归至青海时 (贞元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后 ^①)	青海地区 (吐谷浑故地)	《蕃中答退浑词二首》	吐谷浑部落诉情于吕温 , 温作诗答之。	诗题下自注
归至陇右时	陇右（鄯州一带）	《蕃中拘留岁馀回至陇右先寄城中亲故》	归至陇右 , 寄诗亲故。	诗题
归至河州时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	河州大夏川	《代孔侍郎蕃中贺顺宗登极表》	代孔侍郎作表贺顺宗即位。	左文
出使吐蕃归来初期	长安	《和舍弟惜花绝句》 (自注 : 时蕃中使回)、 《奉和武中丞秋日台中寄怀简诸僚友》 (自注 : 时西蕃使回 , 奉命追和)	均提及其出使吐蕃事。	诗题下自注
		《药师如来绣像赞(并序)》		左文
		《祭陆给事文》		左文

① 按 吕温《代孔侍郎蕃中贺顺宗登极表》：“臣某言 : 六月十六日 , 入蕃告哀使左金吾将军兼御史中丞田景度至吐蕃别馆 , 伏承皇帝陛下以正月二十六日明德奉天。……今月七日自别馆回至河州大夏川 , 即以十二日进发。”知吕温贞元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尚在吐蕃别馆 , 其首途之期定在此后。

时间	地点	诗文名	事件或涉及人物	材料依据
元和三年到元和五年	道州	《道州月叹》(自注 追述蕃中事,与道州对言之)	均涉及其出使事。	左 2 诗题下自注、诗意
		《风叹》		
		《道州感兴》		左诗诗意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项目编号 :11ZBW039)的阶段性成果。

(余恕诚,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郑传锐,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刘大先】

“首届伊玛堪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

2012 年 6 月 14 至 15 日,来自俄罗斯、日本、北京及东三省的 80 多位学者及嘉宾云集哈尔滨松花江畔,参加了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伊玛堪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伊玛堪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翔、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艾书琴等在开幕式上讲话,佳木斯市、同江市及饶河县政府领导到会祝贺,国家级伊玛堪传承人吴宝臣进行了示范演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赵志忠,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务处长郭崇林分别主持了大会学术研讨。

伊玛堪是以赫哲语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人文习俗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它以平实古朴的口语风格、富有声韵之美的语言特色以及自由驰骋的思维模式成就了一个民族口承文明的渊薮,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2011 年 11 月 23 日,伊玛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伊玛堪已进入国际视野,保护本土文化传统、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已经成为时代的课题。

为建立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构建相应的支撑体系,以实现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价值目标,为促进各国学者关于伊玛堪保护和传承研究的交流与合作,表达社会各界对黑龙江地域文化多样性的普遍关注,从而为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改革提供思路,首届伊玛堪学术研讨会以“传承与合作”为主题,围绕着伊玛堪的保护与研究展开多元的学术对话,展示了伊玛堪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层次和较大的国际影响。